



# 花非花，梦非梦

## ——《西游补》里的梦境解析

郑凌红/文

人人都熟知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补》却鲜为人知。这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、文人董说所著的一部古典小说，书中对梦境的思考是个人认为迷人之处。

《西游补》构建了奇思妙想的故事框架，让读者在阅读时，能感受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现状以及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。

这个世界，我们所知甚少。文字里的世界也一样。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原作中对于人性善恶、修行悟道等主题的探讨，更在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通过孙悟空穿越到未来世界这一设定，奇幻和现实在文学的海洋里没有了边界。边界是作者的认识，是读者的视野，也是读者和作者的隔阂。这样的空隙需要被深刻的认知和学识所填补。

《西游补》虽然创作于明末，但今天读来仍不过时。小说采用插叙、补叙的方式，写“三调芭蕉扇”之后，行者在化缘途中被情妖迷住，做了一个在不同时空不断切换的情梦。此书的开篇即打破常规，将主角孙悟空送入了一个名为“青青世界”的奇异空间之中。在这里，时间不再是线性流动，而

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交错状态；空间也不再局限于人间或天界，而是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宇宙深处。这种设定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无限可能，为后续展开一系列匪夷所思却又合乎逻辑的情节埋下了伏笔。

相较于《西游记》中那个无所不能、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，《西游补》里的孙悟空显得更加人性化。他不再是单纯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角色，而是开始学习运用智慧来应对挑战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能够看到孙悟空性格上的成长——从最初的自负自傲逐渐转变为谦逊谨慎，并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。这样的转变不仅增加了角色本身的复杂度，也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贴近人心。

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，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许多现实元素。比如，“青青世界”中的各种怪异现象其实反映了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、人心惶惶的真实状况；而唐僧师徒四人在其中经历的各种考验，则象征着人们面对困难时所需具备的智慧与勇气。

但该书的一面，对读者来说是长时间的一种陌生感。就像从《西游记》取景线路上弹出去一个气球，根基虽在《西游记》上，但气球里面的内容却是全新的。它非常玄幻，是“梦游+穿越+大话+意识流+精神分析”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颖的创造。诸位如果一遍读下来，感觉如雾缭绕，那也正常，毕竟它的写法决定了值得反复解读。正如美国

密歇根大学教授林顺夫在《试论董说〈西游补〉“情梦”的理论基础及其寓意》里所说的那样：《西游补》“情梦”的理论基础及其寓意，完全符合晚明的情观与人生哲学，以及他所以作“补”的原因与意涵。

当然，《西游补》还特别注重对其他配角，如猪八戒、沙僧等人内心世界的挖掘。通过对这些看似普通甚至有些缺点的人物进行细致刻画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形象。他们或许没有孙悟空那样惊天动地的事迹，但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种对普通人力量的认可与赞美，无疑给广大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启示。

如果说《西游记》更多地侧重于讲述取经路上

的艰难险阻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话，那么《西游补》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生命本质、道德准则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。例如，书中出现的“梦中梦”结构寓意着人生的虚幻无常，提醒人们不要过于执着于物质世界的得失；孙悟空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对话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促使读者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善恶、何谓正确的道路等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西游补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，而是留给每个人自己去寻找。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既体现了作者对于多元价值观的尊重，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。可以说，《西游补》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，其背后蕴含的思想精髓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
# 泪墨交融处，萱草自芬芳

## ——读《侍母记》

陈连清/文

“嘀铃铃，嘀铃铃……”我随手接起电话，好友吕新景告知，今晚在耀达中心，众文友小聚，庆祝临海作家屈吕富散文集《侍母记》出版。还说此书一出版，便引起很大反响。我眼睛一亮，随口道谢。

初见屈吕富，果真文如其人，务实、诚恳、可亲。我捧着有作者签名的书，如获至宝。封面是大红色，一条弯弯小路如晚霞中的绸缎，通向矮矮的村庄，路的起点站着作者和他的母亲。只听新景说：“吕富还是企业家，他的企业在东胜镇很有名，节日灯产品创下几个全国第一，远销世界各地。他一手抓物质，一手抓精神，都做到极致，十分难得。”

我爽快答应赴宴，是想向作者学习写作。恰好我也在写一本散文集，初稿已成，心中茫然，想借此机会学点东西。回到家，我匆匆读了几篇文章。今早（5月18日），又捧起《侍母记》细读，顿感清风拂面。

《侍母记》给我的第一个强烈感觉，是作者对母亲情感的真挚。这种情感发自内心，自然流露，毫无矫揉造作。餐桌上，文友们杯觥交错，我与吕富简短交流。他说，开始写作，只是记录每天服侍母亲的情感和心绪，以慰藉心灵，也教育后代。后来在朋友撺掇下，拿去出版社，竟真的出版了，真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吕富还告诉我：“书中的许多文字我是含着泪写的，一边擦泪一边写。”他的话让我豁然明白什么是写作。一部好作品的首要标准就是情感的真挚流露，就像家乡的横峰水，漫过莞河，流向东海，川流不息地淌过心田。真情是书的灵魂，词语是书的躯体，没有灵魂的躯壳，即便辞藻再华丽也苍白无力。

他在《第一次陪娘住院》中写道：2017年3月20日，娘病了，他背娘去看病。“娘骨瘦如柴，轻飘飘的，一阵鼻酸眼胀！”他第一次给娘梳头，看娘的白发一根根掉落，眼泪也一滴一滴落下；第一次帮娘剪

指甲，“娘很不自在，几次把脚缩回去”；平生第一次喂娘吃饭；第一次为娘洗脸、泡脚、擦身子。开始娘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可她自己实在提不动手、弯不下腰了。接着作者说：“记不清小时候娘多少次背我，记不清多少次娘喂我吃饭，记不清……”娘终于睡着了，他很想看娘睡去的样子，可眼前一片模糊，原来自己想了这么多排比句，泪水不禁顺着脸庞，一滴一滴，滴到娘盖的被子上。读到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，我想起母亲去世时，我远在他乡，未能送母亲最后一程，眼睛也湿润了。看到这些文字，心再硬的人也会泪眼婆娑。这就是“真”的力量，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和力量。我自然用作者营造的“标准”来检查自己稿子的质量。

《侍母记》给我的第二个感觉，是作者侍母的所思所为带给读者的共情性。共情性是人们共同感受、在思想深处引起共鸣的部分，正如书中说“娘喜我喜，娘忧我忧”。散文写作以“我”的视角书写世界，琐碎且个性化。为什么要读写散文？因为它在选题、立意和内涵提炼上能与人共情，诚如王阳明所言“仁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”。文章共情性越大，越能打动人心；缺乏共情性的书，易被冷落。《侍母记》引起热议，就是因为它共情度高。首先，“侍母”是人们的共同课题，能“先声夺人”。每个人都行走在红尘中，都有侍母和事业在时间上的冲突，读者会关注作者如何侍母。屈吕富的公司有三百多名员工，事务繁杂，但他认为只要有心，时间总是有的。他孝敬母亲的理念和实践对每个人都有教益。其次，侍母做什么、实务怎么操作，人们会关注。作者侍母可谓做到极致。不说为娘擦洗身体、背娘去医院、陪娘游玩、哄娘买衣服，就说他如何让娘高兴，就让我汗颜。一次吕富买来上好苹果给娘吃，娘不吃，他多次劝吃无效，便叫来孙男孙女（临海管小孩叫小老人）给娘助兴，小孩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像讲相声一样，娘不但吃了，还高兴得不拢嘴。诸如此类的

例子不胜枚举。他对母亲的孝心就像椒江白云山上化不开的绿，重重叠叠，蓬勃葱茏。看到这些故事，人们定会反思自己的侍母行为，在心灵深处激起千层波澜。第三，共情性表现在行文中以细节明理，有时还上升到哲学高度，俯拾皆是。于是，我不得不得检查自己稿子的共情性。我在稿中将横峰水作为意象，它流淌成地理上的莞河和月河，流淌成改革的浪潮，流淌成一汪乡愁之水。在自序中增加乡愁的比重，将全书的“焦点”归结为“流动中的永恒”，在新的科技浪潮中坚持对传统的守望。这是我从《侍母记》中得到的启示。

《侍母记》给我的第三个感觉是文章短小精悍。此书各篇都是日记体散文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形式决定内容，作者将服侍母亲的点滴以精短的日记呈现，十分合适。开篇的《回家》《这就是娘》《父已去，娘已老》《背影》大抵只有两页，《重阳节怀念父亲》只有一页。我感受到短文的魅力，因短小而精彩，因短小而明白，因短小而富有力量。这如同台州名店新荣记的餐前“开胃汤”，量不多，但色秀、味浓、香远，浓缩的是精华。我无意中将自己的文章与自己的文稿比对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见高低。我一看，手中的文章太长，“浓缩度”不够。我赶紧重新布局。原自序三个部分七千余字，仔细琢磨，不如把它一分为三。将《横峰水的三重意态》作为序言一，将《全书概览》作为序言二，将原第三部分拆分为后记一。这样，既“轻装上阵”，又符合阅读碎片化时代的要求。

我又琢磨，这三个方面的感受都通向一个点——美。作者的感恩之心、平和之气、谦卑之态，都让我感受到心灵之美。这种内在的美，叠加他的仪态美、文风美、模范美，让我陶醉在美的春风里。我很赞成新景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的：“读吕富的日记，读的是一种美。他的文字很朴实，没有任何雕饰，就像田野里自然生长的花。”

# 与陈眉公对坐的夏天

## ——读《小窗幽记》

耿艳菊/文

这个夏天，陈眉公的幽窗终为我开——当蝉鸣遇见四百年前的砚语，静钝的墨痕竟洒出了消暑的凉意。“凡遇，合也。时不合，必待合而后行。”出自《吕氏春秋》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世间万象总讲究一种冥冥中的缘分。也许遇上了，时机不合，有缘无分，不如耐心等待契合之时机。

与《小窗幽记》遇上很久了，书架上有两个版本，却都不曾认真读过。站在书架前翻来翻去，无

意间打开《小窗幽记》，顿觉满目清凉。于是欣然，知与此书的机缘已到。

苏东坡有诗：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。”午后是一段安静的时光，“潇然无事，烹茶一壶”。静坐闲窗下，读《小窗幽记》，实为人生乐事，正如诗中所说，舒舒服服的节奏，把光阴拉长，让美好翻倍。

卷一《集醒》中讲笔、墨、砚一段立时触动了我，因其钝，因其静。“笔之用以月计，砚之用以岁计，砚之用以世计。笔最锐，墨次之，砚钝者也。岂非钝者寿，而锐者夭耶？笔最动，墨次之，砚静者也。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？于是得养生焉。以钝为体，以静为用，唯其然也，是以能永年。”

钝，是笨，是笨，是不伶俐，不灵巧。《红楼梦》里说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

静以修身。静坐常思己过。心静自然凉。人世太热闹了，生活太热闹了，即便天幕暗下来的夜晚，也到处灯火如昼，喧嚣如市。然而月满则亏，水漫则溢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热闹，喧嚣热闹过后，是人散后，月凉如水。热闹不是充实了生活，而是从另一方面让自己陷入了虚无的孤寂。热闹不仅通向欢喜，也和焦躁相连相生。

所以，后文接着说：“日月如惊丸，可谓浮生矣，惟静卧是小延年；人事如飞尘，可谓劳攘矣，惟

静坐是小自在。”

静坐冥想，静坐读书，静坐听歌，静坐写字，静坐赏画……窗下静坐，院中静坐，园中静坐，林间静坐，山中静坐……人生需要这样的片刻，来涤荡尘埃，澄澈身心。

卷一还提到寒山的一首诗：“有人来骂我，分明了了知，虽然不应，却是得便宜。”说“此言宜深玩味”。想起《郁离子》中说：“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”这不是懦弱惧怕，而是冷静者的智慧。赞美之言，人人爱听。倘若遇到无理取闹者，奸佞小人者，此时选择愤怒，气极伤身，第一个伤害的便是我们自己。不若冷静下来，以适当的方式处理。

卷四《集灵》也提到静。“茅檐外，忽闻犬吠鸡鸣，恍似云中世界；竹窗下，惟有蝉吟鹤噪，方知静里乾坤。”译注也很喜欢：“茅草屋外，忽然听到几声鸡鸣狗吠，恍恍惚惚觉得好像是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云中世界；竹窗下静坐读书，只听到蝉鸣鹤唱，才知道宁静之中的天地如此之大。”

此时的静已超脱了俗世凡尘的烦恼，从有我到无我，又从无我到有我——“高卧闲窗，绿阴清昼，天地何其寥廓也”。

正如禅宗的三重境界：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”

# 人间踉跄学

## ——重读梁实秋的生活平衡术

周飞/文

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无数个“第一次”，如第一次独自睡觉、第一次上班、第一次拿工资……这些“第一次”我们都很熟悉，但你听说过“第一次当人”吗？这个新颖的说法，就印在梁实秋散文集《我也是第一次当人》的封面上。

这本书由44篇小散文构成，每篇文章题目仅一个字。在《胖》中，梁实秋结合胖子的日常表现，剖析了胖子发胖的原因；在《睡》中，他指出生活中看不惯的人和事难以避免，分享了通过睡觉缓解压力的方法；在《家》中，他联系家带来的松弛感，阐述了仓颉创造“家”字的精妙之处；在《狗》中，他探究了很多人养狗的原因，提出了“狗的眼力与主人相差无几”的观点……书中每篇散文都聚焦生活的一个片段，深入挖掘人性本质，最终汇聚成对“人如何成为自己”的深刻思索。

幽默，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受。梁实秋幽默独具风格，他擅长用调侃化解沉重，以风趣文字表达深刻道理。谈及中年危机，他说：“年龄增长是胶原蛋白的流失，也是处世智慧的积累。”说到遭遇挫折，他讲：“摔倒了别急着起身，先看看路上的石子是否值得捡。”这种幽默并非肤浅的滑稽，而是带着文人的雅致与通透，让我们在会心一笑中摆脱负面情绪，获得前进的力量。

对于同一件事，作者习惯辩证看待，这充分体现了他为人处世的智慧。在《钱》一文中，他畅谈对金钱的态度，认为人应努力赚钱，越多越好，但也要舍得花钱，钱只有花出去才有价值，应用于提高生活质量、做有益之事。在《让》一文中，他说争先是人的本能，动物也不例外，但谦让是美德，并结合生活事例，验证了“小处肯让，大处才能与人无争”的处世哲学。这种豁达的思维方式，能帮助我们走出狭隘认知的困境，活得更加洒脱。

书中最动人的，是梁实秋对人性弱点的慈悲关照。写《懒》时，他善意提醒我们“恶劳好逸，人之常情”，不必为偶尔的懈怠自责；写《穷》时，他直面多数人与贫穷抗争一生的现实，告诫我们“积财千万，不如薄技在身”的安身立命之法。梁实秋的文字没有冷峻的道德批判，只有对人性的理解与包容。他懂得换位思考，先与身处困境的人共情，再温和地给出建议，让人感觉像在与一位可信的好友促膝长谈。

在这本散文集中，梁实秋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笔触，热情分享了他的自洽之道。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新手，不必在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的极端选择中纠结。人生没有完美剧本，也没有统一标准答案。我们应学会在烟火人间里，用幽默化解烦恼，以辩证思维看待问题，用慈悲之心接纳自己与他人，在自己的节奏中慢慢成长，找寻内心的自洽与安宁。